

清代贵州各族人民 的五次起义

贵州大学历史系科研组 编写

贵州人民出版社

清代贵州各族人民的 五次起义

贵州大学历史系科研组 编写

贵州人民出版社

清代贵州各族人民的五次起义

义 疏 水 正

主编 贵州大学历史系

清代贵州各族人民的五次起义

贵州大学历史系科研组 编写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路5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 1/32 3.125印张

印数：1—10,000册

1978年12月第1版 1978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11115·6 定价0.20元

目 录

前 言	1
包利领导的苗族人民起义	侯绍庄 3
(一) 攻占排略, 包围台拱六十九天	3
(二) 古州起义, 烽火遍及清水江	9
(三) 清军进逼, 义军退守雷公山	15
(四) 转战怀远, 革命火焰扑不灭	19
石柳邓领导的苗族人民起义	张振珮 22
(一) “二·七”起义, 鸦酉大捷	22
(二) 转战湘西, 痛击“花军”	29
(三) 反对投降, 坚持斗争	32
姜映芳领导的侗族人民起义	宋子海 38
(一) 织云起义, 星火燎原	38
(二) 攻克天柱, 称王建制	42
(三) 挥戈北上, 威震湘黔	46
(四) 九龙失守, 映芳牺牲	48
(五) 江水赤流, 血染战旗	50
号军起义	吴廷栋 54
(一) 铜仁府滥行“折征”, 红号军竖旗起义	54
(二) 白、黄号相继起义, 根据地陆续建立	57

(三) 蒋玉龙鼠窜湄潭，何得胜围攻贵阳	60
(四) 湘军逞凶入黔境，英雄坚守荆竹园	63
(五) 何黎氏开门乞降，刘玉顺被害成都	68
张秀眉领导的苗族人民大起义.....周嘉琪	75
(一) 誓师蚂蚁寨，智取岩门司	75
(二) 北占镇远府，东进抵沅州	80
(三) 秀眉打江山，太平十八年	83
(四) 抗清军凶焰，传黄飘大捷	85
(五) 英雄的壮歌，战斗的诗篇	91
附 录	
有关本书的古今地名对照表	96
清王朝代年与公元纪年对照表	96

前 言

清朝（一六四四——一九一一年）是我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的历史，以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为转折点，战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没落史，战后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统治者相勾结，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因而也就成了我国各民族英雄的儿女不屈不挠地奋起反抗，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英勇的斗争，直到推翻其黑暗统治的革命史。

贵州是我们祖国大家庭中的一个多民族省份，居住着汉、苗、布依、侗(dòng洞)、彝(yí移)、水、回、仡佬(gēlǎo哥老)、壮、瑶等兄弟民族人民。历史上，各族人民有着不可分割的骨肉联系，有着共同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光荣传统。从清王朝建立之初直到它灭亡，贵州人民曾经一次又一次地举行起义，写下了不少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的篇章。

本书介绍了清代贵州各族人民的五次起义。其中，包利领导的苗族人民起义，发生在雍正、乾隆之际。石柳邓领导的苗族人民起义，发生在乾隆、嘉庆之际。姜映芳领导的侗族人民起义，以汉族人民为主体的号军起义和张秀眉领导的苗族人民大起义，发生在咸丰、同治时期。这些起义都表现了贵州各族人民不甘忍受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顽强的反抗精神，具有比较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比较深刻的典型意义。

清代贵州各族人民的起义，和我国历史上大小数百次的农民起义一样，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就总是陷于失败。但在各个历史时期，这些农民起义都从不同程度上打击了清王朝在贵州的黑暗统治，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一起，成为推动我国社会前进的动力。

我们必须认真地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从中吸取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发挥历史科学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战斗作用，为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执笔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是张振珮、宋子海、侯绍庄、周嘉琪、吴廷栋这五位老师。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曾经得到了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图书馆、故宫博物院、贵州人民出版社、贵州民族研究所、贵州省图书馆、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民族学院、贵阳八中、贵阳六中等单位，以及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雷山县、剑河县、三穗县、天柱县等地的领导和同志们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本书中各次起义的示意图是肖智萍、傅国基等同志绘制的，封面是傅扬同志设计的，均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受人力、资料、水平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本书中难免有错漏、不妥的地方，我们诚挚地欢迎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贵州大学历史系科研组

一九七八年七月三十日

包利领导的苗族人民起义

侯绍庄

（一）攻占排略 包围台拱六十九天

一七三〇年，清政府向贵州加征三万三千多两赋银，激起了苗族人民的强烈反抗。为了严密控制和加紧镇压苗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清政府便在苗区大量安设营汛、壘堡等军事据点。营官汛兵根本不把苗族人民当人看待，对他们进行野蛮的奴役和欺凌，更有甚者，掳掠和霸占苗族农民的妻女。在镇压清江苗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时，镇远知府方显，不但把被俘的苗族首领计包辛、安干州等八人全部残杀“祭旗”，还将沿途村寨尽行烧毁，屠杀无辜的苗族群众上千人。一七三〇年四月，方显“总统清江军务”，把清江变成了屠杀苗族人民的刑场。一七三二年十月，方显升任按察使不久，他认为对台拱境内上、下九股河一带的苗族人民还杀得太少了，于是决定在台拱筑城，驻兵加以镇慑。苗族人民得知后，都感到这好比是又要在自己的心窝里安上一颗钉子，于是纷纷反对并积极筹划起义。以台拱西门外的墨引〔1〕、桃赖等寨为首，串联组织了上、下九股河沿岸和高坡等地共一百多个寨的苗族群众，开会商讨对策。他们按照苗族传统习

惯，传递木刻相互知会，到一起“封(guǒ刚)牛誓众”，决定以台拱为中心，“东连高坡，西结丹江”为策应，只等各寨秋收一完，即利用筑城的机会，集合群众发动起义。

会后，各寨群众不露声色，假装“恭顺”，日夜抢收庄稼。一七三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各寨秋收均已完毕，群众以参加筑城为名，汇集到了台拱。当天城基才筑了几版^[2]，到了夜半，群众全部集合，首先杀了通事^[3]郭英、欧玉胜，举起了造反大旗。起义象一声震天的惊雷，打破了苗族地区的沉寂。苗族人民长久以来积压在胸中的义愤象火山一样喷发出来，冲向清政府的反动统治。第二天，义军奋起进攻台拱大营，杀死了清军外委张壁等人，并立即进军包围了排略汛。义军旗开得胜的喜讯如春风拂野，迅速传遍了苗族地区的村村寨寨。很多群众都争先恐后地赶来参加义军。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几万人。当时驻在台拱营内的清军有两千多，是清政府用以镇慑苗族地区的主力；而排略汛距台拱仅十五华里，是台拱通往清江、都匀的咽喉，又是清军运送粮饷的要道。清政府感到，如果排略一旦被义军攻破，不但驻守台拱的清军会遭受全军覆灭的危险，而且还将进一步动摇它在整个苗族地区的统治。于是，清政府急忙调兵遣将，同起义军拚命争夺排略。这时排略在义军的重重包围之下，危如累卵，破在旦夕。方显见排略吃紧，急调驻稿贡^[4]的清军增援。经三天激战，清军大量地损兵折将，守备高本阳(yáng)等被杀，义军胜利地攻占了排略。从排略逃出的清军残兵逃往台拱大营。义军控制了排略这个咽喉要地后，使台拱

清军完全陷于孤立，随时都有被义军歼灭的危险，营内军心浮动，人人自危。巡抚元展成得讯，又慌忙派提标及黔西、遵义、平越等地游击马世龙、罗资袞(gǔn滚)等路人马星夜赶去台拱救援。马世龙奉命领兵先行，罗资袞押着辎重随后，急急忙忙一路赶来。义军探知敌人的行踪后，决定利用排略附近的有利地形，预先设下埋伏等候敌人前来自投罗网。一七三二年十一月十四日，马世龙带领的前军刚一走过，义军伏兵从四面八方一齐冲杀出来，一时杀声震天，打得敌人抱头鼠窜，溃不成军。罗资袞及千总、把总、外委等共六名清军将吏全被当场击毙，辎重也全被义军缴获。这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打得敌人胆战心寒，以致清军后到的几路人马，全部在排略前面驻扎下来，一个个迟疑观望，不敢再往前走了。后来，元展成又陆续派大定副将杨馥、长寨副将宋朝相带兵增援，并要杨馥严督各路人马前进。但清军将吏早已吓破肝胆，你推我诿，不敢前进。后来，杨馥迫于上司命令，怕以“迟疑不进，贻误军机”受责，只好硬着头皮率军向排略义军阵地进犯，结果也遭到了义军英勇的阻击。激战中，杨馥被义军用火铳打中左肋，当场丧命。清军其余将吏，一见杨馥毙命，吓得连滚带爬，掉头就跑。排略阻击的英勇战绩，鼓舞了苗族人民的战斗意志，坚定了义军胜利的信心。义军对台拱的围攻更加猛烈了。

在义军的层层包围下，台拱清军粮饷全部断绝，一日数惊，惶惶不安，但他们还想拚命挣扎，突围脱逃。十一月十四日，当马世龙窜到排略，落入义军埋伏圈的时候，台拱清

军听见前方炮声震天，只以为援军已到，急忙出营冲杀，企图前后夹击，打退义军，那知一窜出营外，便钻进了义军的口袋里，被打得晕头转向。把总王朝杰等人率队狼奔豕突（shǐ tū）^{〔5〕}，终被义军杀死。其余的残兵败将被吓得魂不附体，慌忙逃回营内。当时营内清军每人每天仅能吃到“米一合，牛马肉一片”，陷于极端狼狈的境地。于是他们又象一群扑食的饿狼，冒死窜到台拱附近的村寨中去抢粮。苗族人民早就恨透了这些家伙，便纷纷组织起来，守护村寨，痛打落水狗。清军将吏千总苏成凤等多人，在抢粮中又被群众打死。从此敌人再也不敢轻易出台拱营门一步。随着义军逐步紧缩包围圈，断绝了清兵打柴取水的道路，使得“营中樵汲皆断”，只好吃草根苟延残喘，形同瓮中之鳖。困守营中的镇远知府刘冉，同知宋厚吓得失魂落魄、一筹莫展，整天惊呼哀叹“可若何，可若何！”（怎么办啊！）

面临义军巨大的声威，清军内部文武官吏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云贵总督高其倬深恐战败受罚，便出台拱只不过是一片荒山野岭，不必死力争夺，主张立即退兵，把军队撤到施秉境内就粮。方显等人巴望侥幸胜利，以便邀功请赏，则认为苗族地区四处都在观望台拱战局，如果一旦放弃台拱，各地就会纷起反抗，以致动摇清政府对整个苗族地区的统治，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主张拚死固守，等待救援。正当敌人内部争吵不休的时候，义军抓住时机，在包围台拱、坚守排略的同时，又于十二月十五日分兵攻占下乘（在今施秉境内），起义烈火大有席卷整个苗区之势。清政府

得此信息，惊恐万状，忙委任广西左江镇总兵霍升暂时代理贵州提督，命他火速到贵州增援。霍升即带领副将康世显等以下“汉土官兵”共二万多人进入贵州，其军驻扎在下乘到干翁一带，“连营三十里”。同时安顺都司侯宏道也奉命由臻洞取道进抵台盘〔6〕。义军前后受敌，形势转为不利。清军又施展挑拨离间的卑鄙伎俩，分化瓦解了高坡等地群众，台拱义军陷于孤军作战的境地。到十二月二十四日，清军两路倾巢而出，疯狂反扑。义军在排略英勇地同清军展开浴血搏斗。最后，因义军寡不敌众，排略被清军攻陷，大关相继失守。在这样的情势下，义军如果继续硬拚，将会使部队遭受更加严重的损失，因而，便解除了对台拱历时六十九天的包围，向高坡、丹江一带撤退转移。

义军从台拱撤退、转移后，一致推举白党为统一指挥的首领，并在番招的莲花壘〔7〕，利用险峻的山势，构筑高大坚固的土城，积蓄了足够几年吃用的米谷牛羊，准备长期坚守。

一七三三年初，清政府又加调“湖南官兵二千，广西兵一千”前来参与镇压，并命令原贵州提督哈元生从北京赶回贵州，“统领黔、楚、粤三省官兵”，向义军大肆反扑。四月，奉哈元生命令的康世显、纪龙、霍升等分三路进兵，先攻下了高坡，然后全部向莲花壘扑来。在敌人优势兵力的步步进逼下，义军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利用莲花壘的有利地形，英勇抵抗，给来犯之敌以极大的杀伤。最后，逼得哈元生不得不亲自出马，严督部下六路进兵，拚死抢夺莲花壘。义军

登城固守，居高临下，利用弓弩、滚木、礮石打击敌人，在最后坚守的三天激战中，打退了敌人几十次冲锋。当敌军拚死攻入城内时，义军怀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坚强信念，挥刀舞剑，同清军厮杀搏斗，杀得敌人血肉横飞，陈尸枕藉。后因力量过分悬殊，莲花壑被清军占领。义军的主要成员除牺牲者外，被俘一百〇九人。这一百〇九位起义英雄被押到贵阳后，在敌人的酷刑拷打下，英勇不屈，全部壮烈牺牲。起义群众被残酷杀害的有几千人之多。经过这场血腥的屠杀，清政府终于在台拱强制筑城设汛，驻兵四千余人。

包利领导的苗族人民起义示意图



(二) 古州起义 烽火遍及清水江

台拱苗族人民反对筑城的起义被残酷镇压后，斗争转入低潮，但苗族地区人民的反抗活动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他们从公开反抗暂时转入秘密串连，组织革命力量，准备再一次掀起大规模的斗争浪潮。

一七三四年八月，古州苗民“老包”〔8〕等，利用苗族群众中的宗教观念，以“出有苗王”相号召，大造武装起义的舆论。官府发觉后，逮捕了包利。后来，在苗族人民的坚决斗争下，官府又被迫释放了包利，妄图以此和缓苗族群众的不满情绪，哄骗他们不要再行起义。但由于清政府对苗族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日渐残酷，因而，在包利的组织领导下，苗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却更加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一七三五年三月，官府乘征收钱粮之机，任意地对苗族人民进行敲诈勒索，大肆骚扰，穷凶极恶。苗族人民怨愤已极，纷纷起来反抗。包利、红银看到起义时机已经成熟，就领导古州寨蒿（hāo豪 阴平）附近八妹、高表等寨的苗族人民，首先竖起了起义大旗。他们用木头刻上信号，在苗族地区到处传递，相告“苗王出世”。

四月十七日，包利、红银率领起义群众攻打古州厅属的王岭汛城，由于各地群众未及时赶到，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不幸被清总兵韩勋打败了。后来，包利、红银领导起义群众转移到清江、台拱之间的地区，得到了藏弩远近等几百

个村寨苗族群众的支持和响应，部队很快增加到二万多人，成了一支强大的起义军。义军随即向台拱进军，包围了清军扼守的据点番招壘，并与清军进行了激烈战斗。清军据险死守，义军强攻不下。后来，义军撤围，转移到清江的摆尾驻扎。义军总结前段战斗的经验教训，初步意识到，对清军的营汛据点不宜强攻硬打，应该造成假像，使敌人产生错觉，摸不清义军真正的作战意图，然后避实击虚，集中力量打击敌军的薄弱环节。于是，义军在摆尾一带把清军沿途安设传递消息的塘房一概摧毁，切断了敌人台拱与清江之间的联系，并摆出一副就要攻打清江的样子，吓得驻守清江的文武将吏宋厚、曾长治等人心惊胆战。他们急忙向省城和四周的府、县告急求援。提督哈元生、镇远总兵卜万年闻讯后，先后派出几路清军前往清江火速援救，结果均被义军阻截在交汪、莲花等地。一时内地各府、县的清兵几乎全被抽调一空，城防十分空虚。义军抓住敌人这个弱点，立即丢开清江，大举向内地进兵。从五月一日到六月十一日，这四十多天的时间里，起义军接连攻占镇远府属的邛（qióng琼）水司、胜秉、柳罗营〔9〕、凯里、重安江、黄平、岩门新司〔10〕、岩门旧司〔11〕、黄平旧州、余庆、排略等州、县、营、汛，几乎席卷了整个黔东南地区。起义军声威大振，所到之处，清军无不闻风丧胆，溃不成军。排略被义军攻占时，清军“官兵五百人，得脱者九十余入”。

义军在进攻各地的过程中，对地主官僚予以坚决的镇压，先后打死了清平县典史邵焕麟、黄平州把总黄进忠等文

武将吏几十人。义军声威所至，吓得清政府文武将吏抱头鼠窜，如余庆知县朱若琦弃城逃走，黄平知州罗鸣序畏罪自杀，千总金升惊惶脱逃。义军对于残害苗族人民的“土官”也毫不留情地予以坚决的镇压。所以在义军进攻岩门新旧两司时，平时作恶多端的“土官”何其仁、张纯全、冯秉文等人，自知难逃人民的严正惩罚，都投水而死。起义军这种坚定的立场、鲜明的旗帜、正义的斗争，充分说明了在阶级斗争中，集团是按阶级而不是按民族来划分的。包利等领导的苗族人民起义，虽是一场以民族斗争形式出现的反抗斗争，但其实质是一场反抗满、汉、苗各族封建地主阶级黑暗统治的阶级斗争。

起义军势如暴风骤雨，横扫清军，摧枯拉朽，节节胜利，迫使全省清军，四处救援，疲于奔命，兵不敷用，征调一空，“省城戒严，驿路不通”。提督哈元生只好亲自出马，带领卫队三百多人到前线督阵，但才走到平越的杨老驿，就驻下观望，不敢继续前进了。这时，云贵总督尹继善眼见贵州苗族人民起义的声势越来越大，因发生在自己管辖的境内，怕事态继续发展，不好交差，赶忙从云南调发副将周仪等路人马星夜急驰，赴黔增援，又慌忙向湖南、广西、四川联系，请求出兵协助增援。义军探知清军从省内外抽调重兵前来镇压的消息后，就主动放弃了对平越、都匀的进攻，冷静地观察形势的发展，但敌人却误认为起义军已被其气势汹汹的反动气焰吓倒了，于是满、汉、苗地主、官僚加紧勾结，利用义军暂时停止进攻的空隙，大肆反扑。六月二十二日，

余庆反动生员毛郢，与石阡府地主郑嘉忠、石中印等，勾结原来从城中逃出的清军把总王兆元、房育昆等，又侵占了余庆。接着哈元生又命令纪龙、哈尚德进犯驻守重安江的义军，以“开通大路”。这期间，义军虽在大风洞、打铁关等处接连失利，先后失去了黄平新旧二城和重安江、凯里等地，但义军的主力并没有受到损失。面对优势清军的疯狂反扑，起义军为了避免无益消耗，将主力退至古州、丹江一带，准备扫清苗族地区中心的清兵据点，先巩固自己后方，再对付来犯的敌人。从六月二十一日到七月二十七日，这一个多月中，义军先后攻占了小丹江、青溪等县城。青溪县的儒学训导谭学溥被义军处死。义军又沿路对清军各营汛据点加以分割和包围，截断其粮饷运道。驻守台拱、清江、丹江、八寨等地的清军惊恐万状，纷纷告警救援。

眼见义军运用机智灵活、避实击虚的战略战术，在千里苗疆攻城夺地、纵横驰骋，而清军则到处被动挨打、损兵折将，雍正咬牙切齿地一再叫嚣，要部下对义军“痛加剿除，务尽根株，不貽后患”。他又责骂部下实在无能，遂亲自拟定反革命的部署，采取了一系列阴险毒辣的措施：在朝廷以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尚书庆复、张照等十三人组成“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会议”，统筹策划对起义军的镇压。同时，加哈元生“扬威将军”头衔，命他统领川、黔、滇三省“汉土官兵”一万余人，负责凯里等地清水江上游一带军事；又加湖南提督董芳“副将军”头衔，命他指挥两湖、两广四省兵马一万余人，负责镇远等地清水江下游一带军事；